

## 曾經年少



人生在線  
楊不秋

多年未見的大學同學來香港。我說，你怎麼胖了這麼多？他說，你怎麼變化這麼大？好吧，彼此的傷害算是扯平了，好比你大學時你前我的成績。這麼說又顯得自己太不謙虛，十之八九他成績更好，專業學科的基礎扎實許多。我則常常要用英語和演講比賽之類的加分幫補一些。

當年，我們有沒有討論過專業，議論過班裏的八卦，我完全記不得了。只記得快畢業時，有次在自修教室偶遇，我們就聊了一下對前途的志忑和迷茫。發現原來大家都對自己的人生缺乏把握，無力又失落，誰也沒比誰更好一些。

那之後不久，好像陽光總在風雨後那般落入俗套，我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他因為專業成績突出保送了復旦大學。後來我們一同經歷了求職的壓力和塵埃落定，分別加入了歐美大行。上海是我們常駐的城市，接着又先後移居香港。

再後來他離開，我留下，我們的軌跡終於開始疏離。他輾轉於銀行的不同崗位，最終安頓在投行的資產管理；我則厭倦了工作的辛苦和壓力，放棄了之前辛苦奮鬥才到達的高度，開始了安靜平淡的生活。他說，怎麼都想不到當初那個永遠積極努力要爭第一的人這麼年紀輕輕就激流勇

退；也很難想像那個總是驕傲凌厲的人，一下子就安靜下來不爭不搶，有點採菊東籬的意思了。不過，還是感覺這樣的改變真好。真替你現在的輕鬆和輕盈感到開心。

走到今天，我自己也有點意外。我也曾經以為自己是勇於探索且願意承擔風險的人。但是，在一連串的十字路口面前，我總是選了最大安全系數和最小不確定性的那一邊。現在回頭看年少的我，那個天不怕地不怕，什麼人情世故也都不屑去計較，只是一門心思向前衝，滿腦子只有目標最大的小姑娘，真讓我感到陌生。那個性格脾氣，甚至穿着打扮都讓我很想吐槽的小姑娘，卻也常常讓我感動。

多謝當年的她不怕困難也不計較辛苦，非常自我也很大卻緊緊咬住了一個又一個的小目標，一點一滴地儲備了底氣和運氣，並一步步地讓我來到了眼下這樣可以選擇舒展生活的今天。

看到我喜歡的博主在出差途中發文說：「綠蔭在窗邊倒着飛，真希望光陰也能一樣。」我也常感嘆年輕真好，可我卻不曾有一刻希望自己回到從前。朋友說，這說明你對眼下的生活滿意度很高啊。我想，也對，也不對。最關鍵的是，我不想辜負曾經年少的自己，她那麼認真用力地保持衝鋒的姿態一路向前，她吃過的苦，跑過的路，淋過的雨，踩過的坑，我都想裝裱起來慢慢回憶；不重來，她經歷的一切才有意義。

## 品味「莆田」



如是我見

志忠先生：早上好！今天，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面對初夏平靜的維港，靜靜地讀您為慶祝莆田建市四十周年而寫的文章《品味莆田》，我也在細細品味您的飲食事業和正在構建的具有莆田家鄉味的飲食王國。

作為一位與莆田建市共成長的海外華人，您一九八〇年全家移居到新加坡，從一家街邊小餐飲店開始創業，今年七月將在南京興辦第一百家「莆田」連鎖餐廳，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同時，您還在家鄉江口厚峰村創設「幸福原味食品供應鏈」基地和培養優秀餐飲人才，為家鄉經濟發展和青年就業竭力服務。

有「媽媽的味道」的家鄉菜，是海外遊子對故鄉美好記憶和心靈寄託。如今您已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地和香港特區都有了連鎖店，供

應和傳播家鄉菜。我想，它承載的不僅是美味美食，而且是深厚鄉情和濃郁文化。

人類的文化和文明是一種審美的過程。過去對文化文明的體驗更多地關注音樂、歌劇、美術……的聽覺和視覺世界，據說人類吸收知識和信息，眼睛佔百分之八十，耳朵佔百分之十三，鼻子、舌頭等佔的比重很小。味覺審美是人類生命本能的審美活動，它既有感性特徵，也有理性的積澱。現在可以說，它傳遞和承載的文化意義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您說要把莆田菜發揚光大，竭盡全力把家鄉的美食和文化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我很贊成。今天您已經邁出了堅實的步伐，相信不久的將來您內心美好願望一定能開出鮮豔的花朵，結出豐碩的果實，您的「莆田」一定能成為「一帶一路」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遙祝夏安！  
邇東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於香港



## 旋轉之美



市井萬象

大館當代美術館的入口有一條旋轉樓梯，以水泥建造，貫穿四層藝術展覽廳，流線外形像是一件雕塑藝術傑作。於頂層四樓俯視別具美感，難怪它是大館中的人氣「打卡」位。

圖、文：遂初

## 達觀的鍾叔河



人與事  
韓磊

今年「五一」假期，在北京見到任理先生，向他打聽鍾叔河先生的近況。任理說，鍾老頭腦還很清楚，精神也不錯，但是說話聽起來吃力了，偏癱的半邊身體改善也不大。頓了頓，他接着說：「九十三歲的人了，要想恢復到中風前的狀態，很難啦！」

我聽了心裏一陣難過。

任理先生見狀，拍着我的肩膀安慰說：「你也不要太難過，鍾老自己一向豁達，對生死看得很開的。」

這話倒是不假，讓我忽然想起兩年前的那個電話來了。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七日上午十一點二十分，我在辦公室用座機給鍾老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是鍾老本人。

電話接通後，鍾老問：「請問哪一位？」我說我是韓磊，老人說：「噢，韓磊，你現在在深圳還是『勃京』（北京）？」我說還在深圳。老人說，深圳是個好地方。

我問鍾老：「沈昌文前不久去世了，您跟他有交往嗎？」鍾老說：「沈昌文我認得，比我大一歲，他走得很突然。聽說他死了，我的心情很不好。流沙河比我小一天，也死了，邵燕祥比我小兩歲，也死了。我很難過。他們三個人死得都很突然，一覺睡過去沒有再醒。但我認為，對死者卻是最好的事，這是最好的死法，很好。」

「周作人寫過一篇文章，叫作死法，就是（指）人死的方式。還有吃法、寫法，跟死法一樣，一個意思。我也希望自己將來能這麼死。這是最好的死法。」

鍾老繼續說：「人是生物，是生物都要死，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有個最低綱領，就是要看着某人死，這個綱領實現了；還有個最高綱領，就是要活得比某人長，這個也實現了，某人八十多歲就死了，我現在已經九十歲了。」

我誇鍾老：「您在這方面很豁達啊！」

鍾老倒也不客氣：「是呀，我是很豁達。我現在唯一擔心的是怕自己的事情做不完，我這個人事必躬親，什麼事都自己做。這一點我和朱正不同，朱正有個兒子，能幫他做一些事，至少他可以把有些事交代給兒子做。我不行，沒

有人幫我做。幾個女兒都不做這方面的事，幫不上我的忙。」

鍾老繼續說：「我現在還在編我的文集，爭取春節前後印刷。」他說，出版社以前老催他，想在他九十大壽的時候出來，後來也不催了。「我還在一遍一遍校改，總想讓它少出點錯。」

鍾老說：「我的生日也從來不過，對於年齡大了的老人來說，過生日不是什麼好事，過生日說明離死更近了一點，不值得慶祝。」他說，我現在很怕有人來找我，佔用精力和時間。以前的老編輯講究禮數，來信必覆，我現在做不到了。人家來了信，有的還寫得很誠懇，不回不禮貌，但是讓我每信必回，我做不到了。還有人寄來一大箱書，簽名還可以，還要包裝，給人家寄回去，這些事都要我來做，太麻煩了，再說我也搬不動了。

我將電話聽筒夾在左邊耳朵和肩膀之間，一邊歪頭聽着，一邊在紙上速記下重要內容。

十一點三十分的時候，我還想繼續聊下去，鍾老說：「保媽喊我吃飯了，你還有別的事情嗎？」我說沒有了，不打擾您了。他說：「那我吃飯了，謝謝你的關心，再見！」隨即掛了電話。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之後，沒有再見過鍾老，但偶爾會打個電話，並且一直關注着老人。

鍾叔河說，他並不是一個平和的人，只是老來才慢慢學着平和。

我很認同老人的說法，感覺晚年的鍾叔河真的變成了一條大河，經歷了高山峽谷、激流險灘，最後來到入海口，靜靜流淌，波瀾不驚。

二〇二一年年中，鍾叔河因中風導致偏癱，從此不能自主行動。

住院半年後，他回家繼續做康復治療。

「我已經被枷鎖鎖在這張床上了。」他說。他甚至自嘲：「我這個人，現在已經死掉大半了。」

但他始終樂觀、豁達。

二〇二一年三月，在《十三邀》第六季與許知遠的對談中，鍾叔河說自己前半生歷經坎坷，真正的人生從四十九歲才開始。但他說，跟其他人相比，自己「算是幸運的」。

跟年輕朋友談到這次中風，他再次表示自己很幸運的：「我早就活到了生命的終點，（現在）還能坐起來跟你交流，我認為我已經很幸運了。也沒有任何遺憾了，我已經佔了很多便宜。」

雖然身體被困，但鍾叔河的思想仍然是自由的，他面向的，仍然是整個廣闊的世界。

二〇二三年四月初，《解放日報》記者沈軼倫採訪鍾叔河時問他「怕不怕死？」他說他不怕死，就是有點怕痛。病榻邊的人聽到鍾叔河這句有些孩子氣

的「怕」，都笑起來了。

沈軼倫問：「鍾老師，冒昧問一下，您去世後想用哪句話作為墓誌銘？」

鍾叔河說：「朱純（鍾叔河妻子）的骨灰撒到嶽麓山上一棵楓樹下了。我以後也這麼辦吧，也撒在這棵楓樹下。」

他轉過臉來，鼻上插着氧氣管，用能動的右手取下眼鏡，雙目炯炯地對病榻前的人說：「不需要墓誌銘的啊，等風一吹，漫山遍野，皆可是我。」



鍾叔河部分著作書影。

資料圖片

## 走進日月潭



繽紛華夏  
陳中華

阿里山、日月潭是寶島台灣的一對孿生兄妹，到台灣的人少不了既要看英俊的阿里山，更要親親美麗的日月潭。

茂密的森林、清新的空氣，乘坐小火車穿越而上，在最高處等待大海上的日出，這對許多人來說充滿神奇的魅力。然而，對親眼看到過泰山或黃山那壯觀日出的人來說，阿里山的日出少了一份震撼。

我們登山的那天適逢霧天，上一天導遊就預先告知，說有可能我們上山後看不到日出，但大家還是願意上山碰碰運氣。然而，老天未遂人願，山頂煙霧迷漫，我們一直等到八點多，仍然不見太陽的蹤影，只得帶著滿心的遺憾一步一回頭地往下走。

離開阿里山，我們走上了前往日月潭的旅途。車上導遊告訴我們，日月潭是台灣唯一的淡水湖，面積比杭州的西湖還要大一些。日月潭四周環山，湖在山中，山在湖中，清人曾作霖說是「山中有水水中山，山自空靈水自閒」。有遊客問，為什麼叫「日月潭」？導遊說，湖水四周環山被隔成兩塊，南半部分湖面為圓形像太陽，北部分一灣湖水像月亮，加之，日月潭最美的時候是太陽將要下山而明月剛剛升起的時候，湖水之中日月同輝，美輪美

奐，所以叫做「日月潭」。

到了湖邊，我們便乘上遊船。湖面上一艘艘滿載遊客的觀光船蕩漾起道道碧波，趕潮般向遠處奔湧，遊客的心便也隨著這波浪澎湃起來。看四周環山，蜿蜒起伏，樹木蔥蘢，雲蒸霞蔚，十分壯觀。湖水澄碧，近處清純見底，遠處碧綠如玉，更遠處則水天一色，山水交融，藍綠輝映。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日月潭分明是一個柔情繾綣、款意溫存的動人女子。

船到對岸，我們登上玄光寺。一塊「民族宗師」的匾額下，玄奘法師金身塑像栩栩如



▲日月潭一景。

資料圖片

生。法師紅光滿面，氣定神閒，目光遠眺，似乎仍然行進在當年取經的路途上。從玄光寺再到玄奘寺，然後回到船上，在夕陽的照耀下我們來到日月潭東面的文武廟。

文武廟依山而建，坐東朝西，巍峨挺拔的樓宇在夕陽下莊嚴華美，門樓上的金字閃閃發光。「文武廟」兩側寫着「崇文」、「重武」，門柱上的一副對聯寫道「道貫古今德參造化」、「忠昭日月義薄雲天」。參拜過「忠義千秋」的關羽，「萬代瞻仰」的孔子，還有「民族宗師」的玄奘，不由得心潮澎湃，是啊，中華民族的精神應該如日月之光輝生生不息，永遠傳承。

正當我從文武廟的台階上走下來的時候，遇到幾個人架着攝像機拍攝文武廟的全景，走上前和一個看上去領頭的人閒聊，得知他叫王金益。他告訴我，他們是台灣一家網絡公司的，正在把台灣的風景名勝製作成四維影像，讓人們坐在家裏就能看到美麗的台灣。他還說，在台灣完成後他們計劃到大陸去，把美麗的中國展現給全世界的人。我問他，日月潭還有什麼地方值得遊覽，他說，晚上我們去拍攝日月潭的夜景，有興趣和我們一起去嗎？我說，太好了，不見不散。

原來他們幾個和我住在同一個酒店。吃過晚飯到了酒店大堂，他們已經在等我。我坐上他們的越野車，環湖開了很久，來到日月潭的西面，這裏沿湖坐落着一個小鎮，我們在熱鬧的小鎮上、在日月潭的岸邊，拍照、攝像，留下了日月潭寧靜迷人、五光十色的夜景。夜漸漸深了，湖邊的寒意陣陣襲來，他們提議去喝點咖啡。熱的咖啡和屋裏溫暖的氣息，一下子使我們興奮起來，大家舉起咖啡互相碰杯，慶祝我們在日月潭邊的相遇。

第二天早上，我和他們分別，王金益一定要送我兩盒紅茶留作紀念，我給他們留下名片，邀請他們一定要到大陸來拍攝祖國的大好河山，我為他們備酒接風。

送走王金益，我又拿起相機走到酒店最頂層，在朝霞映照下拍攝了剛從夢中醒來的日月潭清新迷人的身姿。沒有遊船和遊客的湖邊格外寧靜，偌大的水面如藍寶石般的通透，如絲綢般的平滑，又如凝脂般的厚重。晨曦下的日月潭有着睡美人般的魅力和幽香，給每一個親近它的人以無窮的遐想——

在我所有去過的大陸以外的地方，沒有一處能像日月潭這麼熟悉、這麼親切、這麼溫暖，這麼令人長久回味的。